

# 山，我回來了——

## 烏來泰雅族學生山野循跡之旅

莊永隆<sup>\*</sup>、王美宜<sup>†</sup>、邱園庭<sup>‡</sup>

### 摘 要

原住民與山林是密不可分的，烏來的泰雅孩子們，從小在烏來群山的懷抱中長大、在南勢溪的滋養下成長，可惜在文明與現代化的腳步下，這群血液裡充滿山林原野 DNA 的少年們，似乎漸漸忘記祖先來自山與河的模樣，這讓我們深感教育責任的重大，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學校教育活動導入關鍵課程，陪伴孩子重新找回自己的樣貌，回頭與大山相遇，再次與川流大溪重逢。

烏來國民中小學位於台灣最北端的泰雅族部落之烏來區，是新北市唯一的原住民型學校，且為新北市國中學生數最少的偏鄉學校，但憑藉泰雅原鄉及天然山野資源的優勢，經反覆思索民族人文及自然特性後，最終以「山，我回來了」為課程發展初衷，透過教育部及新北市教育局補助山野教育計畫及樂齡教育計畫，跨校整合了以登山溯溪為主的高關懷學生戶外自我探索冒險活動、校本原鄉山野教育課程、山野教師共備課程與社區樂齡再創生命高峰等核心概念，發展出一套從國中學子到教師，再銜接在地老化的樂齡族群，建構屬於原鄉的山野教育課程藍圖，期望大山大谷除了能帶來年輕生命經驗的撞擊與成長，同時鼓勵樂齡族群走入山林，豐富生命風景。

本文分述偏鄉小校發展山野教育與帶動社區樂齡族群重返山林與整合戶外探索冒險三大核心主軸的相關歷程與資源，並簡要分析其優勢與劣勢以作反思，提供其他發展中或有意發展山野教育之學校或社團參考，共同為鼓勵更貼近這片土地的下一代而努力。

### 關鍵字

山野教育、戶外自我探索、樂齡教育

---

\*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導師

†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導師

‡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 導師

# 山，我回來了一

## 烏來泰雅族學生山野循跡之旅

莊永隆、王美宜、邱園庭

### 壹、前言

山野教育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已逐漸顯現其教育價值，尤其 2019 年起，戶外教育課程已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也明列為校訂課程範圍，有助學校推動走出教室的學習新型態。本文分述本校擔任新北市戶外探索冒險活動整合平台、推動校內山野教育課程、帶動社區樂齡族群重返山林等三大核心主軸的相關歷程與資源，簡要分析其優勢與劣勢並作統整與反思。

#### 一、學校背景介紹

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位於新北市烏來區，是新北市唯一原住民區，群山環繞溪流穿梭，山澗瀑布蟲鳴鳥和，更有碳酸泉質的美人溫泉，素有「台北後花園」之美譽。本校亦是新北市唯一之原住民型態中小學，校園內有幼兒園、國小、國中三種教育體制合為一體，校園總面積 0.8744 公頃，原住民學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約八成左右，其中多數為泰雅族人。

其中國中部學區以烏來全區為範圍，招收設籍烏來里、忠治里、信賢里、福山里、孝義里之學子，學區面積之大，幾乎為新北市第一，然因山區工作機會不多，加以近幾年交通條件持續改善，許多家庭移居新店區域居住就業，導致學生數大幅流失，以致本校是新北市國中學生人數最少的一所學校。

#### 二、山野教育緣起

「若非經歷了 2015 年那場蘇迪勒風災，也許我們從來不知道自己離山那麼遠，即使我們住在山上，卻從來沒有走進山裡。」這是風災過後，我帶著學生從學校後山看向殘破的家園時，心裡最沉痛的感受。在烏來服務 20 餘年，看著熟悉的山河景象變了樣，是一股想哭也哭不出來的悲傷。



圖 1 學生目睹土石流嚴重破壞學校建築



圖 2 學校後山土石崩落沖毀教室門窗牆壁

那段救災的日子裡，除了政府的救助，我們看到部落青年一個個揹起了泰雅的背箕(kiri)，翻過一個又一個崩塌的土石丘到新店地區進行補給，再一步一步的走回家鄉，隨即搬運土石打掃家園，那樂觀知命的態度使我領悟到這份上天給了這麼多痛的禮物，是要我們拾回古早冒險犯難、不畏艱苦及回歸山林的敬天精神；然而，不但不能失去，我們還必須設法透過教育系統協助這支遷徙到臺灣最遠最北端、翻越最多高山的泰雅部落。

### 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烏來雖遭逢百年來最大的風災侵襲，但其天然質地經過幾年來的休養生息已逐漸恢復往日生機。烏來區位於新北市南端，地處雪山山脈沿線，是新北市面積最大的行政區，區內山峰林立，溪谷斷崖與峽谷瀑布等地形是典型地理景觀，超過 1000 公尺以上之山峰約 22 座，標高 2130 公尺的塔曼山是境內最高峰，也是新北市最高峰。

水系上屬南勢溪流域，其源頭溯及雪山山脈主脊棲蘭山與拳頭母山之間的松羅湖，以流域面積計之，其流量為全臺第一。烏來區內哈盆溪、札孔溪、大羅蘭溪、內洞溪、桶後溪、加九寮溪等均為南勢溪支流，孕育烏來的獨特泰雅文化，所謂春櫻、夏溪、秋楓、冬泉，正是烏來四季的美麗景色，是以成為許多民眾假日上山休閒的好去處。

校園在山與河的圍繞下，前校門口面對烏來山與大桶山，校門口外即見桶後溪，後山屬於大刀山範圍，走到烏來老街，便見壯闊的南勢溪與桶後溪的匯流處，鄰近尚有拔刀爾山、高腰山、美鹿山與多條步道與溪流，本校學子不須遠道尋求青山綠水進行登山、溯溪，只須揹起裝備便能接近造物者恩典般的自然景致。



圖 3 筆者帶學生一起反思風災後的下一步



圖 4 校園在美麗的群山及桶後溪環抱之中

## 貳、高山遷徙與變遷的泰雅族

### 一、烏來泰雅族遷徙史

烏來區是泰雅族百年前定居的部落，亦是新北市原住民行政區，根據烏來鄉志的記載，廣義的泰雅族依語言型態可分為三大語群系統，分別是泰雅亞族下的賽考列克群、澤敖列群與賽德克亞族。其中烏來泰雅族所屬的賽考列克群，其祖先原居住於今南投縣仁愛鄉賓斯博干(Pinsbukan)地方，其後因人口逐漸增加，獵場不敷分配，遂向北部遷移。經過數年後由頭目

亞維·布納(Yawi·Puna)率族人游獵至今烏來區福山村南方的札孔(Chiakong)及李茂岸(Limogan)地區，發現此地漁產及獸物眾多，適合族人居住，便遷居在此，展開烏來泰雅族的歷史（烏來鄉志，2000）。

觀察泰雅族人的遷徙路線大致沿中央山脈到雪山山脈，其路線上佈滿泰雅族的足跡，可謂是世代居住在高山民族，聚落大致分佈在中央山脈兩側，如台中、新竹、桃園、花蓮與宜蘭等山區，而最北端的部落即是烏來。

## 二、歷史的眼淚

隨著歷史演進，從日據時代到政府遷台，烏來泰雅族社會文化也產生巨大轉變，大量土地及獵場均劃入林務局保護地，文化傳統亦趨向融合漢人的生活模式，傳統的入山狩獵及漁獵文化與技能，也隨著法令的禁止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觀光化帶來的衝擊。根據筆者觀察，獲得經濟上滿足的仍多數以漢人團體為主，而原住民卻因此失去了更多的文化傳承。

在筆者服務 20 餘年的校園裡，亦未曾推動過山林相關的原民文化，學校課程大多以母語、籐編、編織、歌舞等和平時期下的文化特色為主，對於泰雅族翻山越嶺，為延續民族命脈而往前走的精神，相形被忽略了。

此外，學生的生涯發展，學校也大多宣導往教育制度內的科系升學，未將泰雅族高山基因的因素納入思考，而事實上，靠山靠海的涯職選擇亦所在多有，以烏來為例，目前有三個原民團隊帶領機關團體學習原民文化及山野技能，證明泰雅文化與傳統技能可提供不同的謀生選擇，這也是本校山野教育除發揚傳統文化之外，希望提供學生更多的生涯試探與選擇。

## 參、山野教育發展歷程與現況

2015 年蘇迪勒風災導致烏來多處地區嚴重崩塌，頓時成為孤島斷水斷電長達 10 天以上的經驗，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人與自然之間共存的重要性，因此本校遂積極轉化課程內涵，發展歷程由單次營隊活動逐漸深化到領域課程，並持續作滾動性的修正。以 2019 年本校山野教育為例，推動內容共分三大方向，其概念圖如圖 6，依序分述如下：

### 一、跨校山野-戶外自我探索冒險活動

杜威對經驗學習的主張對教育有相當大的影響，其「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理論認為，人類從經驗中學習、從實作中學習不斷累積，不僅學到知識，還能形成能力、養成品格，成為正向循環。而學生透過主動的反省思考 (reflective thinking) 來領會各項事物之間的關連，學習因而「水到渠成」(吳木崑，2011)。這樣的正向學習經驗，正是我們想帶給這群環境適應不良的青少年們，脫離溫室的學習。

自 2017 年起，本校每年透過新北市教育局主辦的長天數課程，在專業嚮導與各校充滿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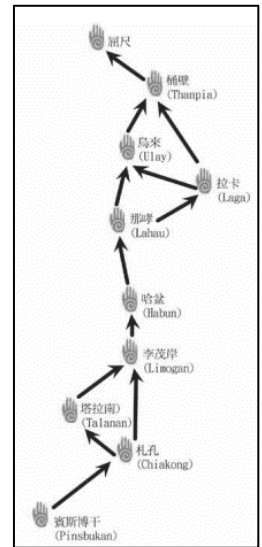


圖 5 烏來泰雅族遷徙路線圖(引自烏來鄉志,2000)



圖 6 烏來國民中小學山野教育發展概念圖

情及專業的師長陪伴下，師生一同背負重裝，脫離原有的舒適圈參加戶外冒險活動。學生由各校評估其人格特質與環境遭遇後推薦，選出合適的 10 名高關懷學生參加。以 2019 年為例，有 14 名師長及 5 名專業嚮導帶領參加，隊伍中更新增一名心理師，在學生探索自我與接納同伴的互動上，提供更多元而深入的協助。

本單元課程提供高關懷青少年一個建立自信的機會，故課程大多以團隊合作的形式設計，試圖解決青少年環境與人際適應不良的問題，並杜絕負面誘惑因子，內容以長天數的登山、溯溪、攀樹、野炊搭帳、野外求生等團隊教育模式陪伴學生。

表 1 跨校山野教育課程-戶外自我探索冒險活動課程資訊一覽表

年度	山岳	天數	課程內容
2017	奇萊南華	7 天 6 夜	野炊搭帳、高低空繩索、團體動力、野外求生
2018	雪山主東	11 天 10 夜	原民文化、高低空繩索、攀樹、溯溪、野外求生
2019	南湖群峰	9 天 8 夜	野炊搭帳、原民文化、野外求生、情緒諮商



圖 7 泰雅族漁獵文化教學體驗



圖 8 2017 年拜訪奇萊南峰與南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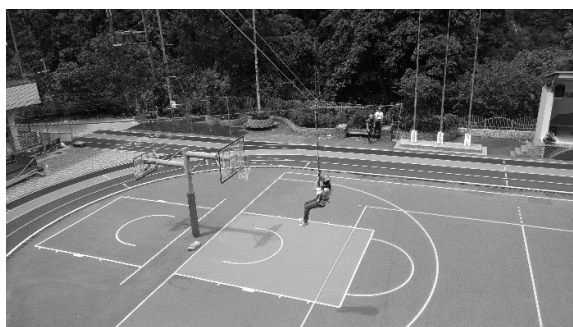


圖 9 高空滑索體驗提升自我信念



圖 10 2018 年拜訪雪山主峰與雪山東峰



圖 11 野外地圖及方向辨識教學



圖 12 2019 年拜訪南湖大山及群峰

## 二、校本山野-泰雅原鄉山林回歸課程

本校山野教育的課程重點為經由親近山野達到教育核心目的。學生在爬大山的過程中，透過準備好自己的身心、認識自己的身體、重新審視自己對物質生活的需求等，提升反思能力以及探索自然環境的熱情，並進而轉化成生活的經驗累積，這才是整合學生整體生活的累積學習（林乙華，2018）。因此，本校以「山，我回來了(lokah llaqi tayan)」為課程哲學思考，分普及化與專精化課程，共計八大面向主題課程，系統架構分述如下：

### (一)普及化課程

包含每年安排兩場專家講座及攀登兩座小百岳、與藝文領域合作辦理「假期藝術營」引導學生認識山野與歷史人文的相關性、成立山野教育推廣網路社團、設計山野雲端教室及通識教育等單元，藉此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管道。

### (二)專精化課程

學生部分包含每年八月辦理「泰雅獵人生活再現」暑期營隊，帶領學生體驗先民漁獵生活與文化；針對有興趣進一步學習的學生，提供「戶外冒險社團」選修，每周進行不同山野教育課程。教師部分為組織山野教師社群進行共備課程，藉以提升校內教師對山野教育的理解，同時鼓勵不同領域教師將其內涵轉化至教學活動中，增進與學生的共鳴與互動。

### (三)文化尋根課程

基於泰雅族高山遷徙的文化脈絡，在原鄉推動山野教育更負有傳承的精神與使命，除平日課程外，本校進一步於 2018 年成立「雪山菁英隊」回到雪山獵場，2019 年成立「大霸傳奇隊」重回大霸群峰的祖先遷徙路線，這些山野種子的孩子們，除前述兩大課程要學習之外，還須對自己的母文化有更深更廣的認識，透過課程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為何而走，以及往何而去。

### (四)山野教育策略

蘇黃詩涵(2017)認為，當教師以現代化教育的教案方式，對原住民學生進行的傳統知識及技能建構時，教學者須同時具備現代教育知識與傳統知識，其教學意義方能顯現。在原鄉推動山野教育，不能僅是將現代的登山技能與知識帶給原民學生，而須同時涵蓋傳統泰雅族對山林的認知。爰此，本校積極邀請部落相關文化師傅協同教學，以期建構回歸山林精神的真正意涵。

綜上所述，整理本校山野教育架構概念如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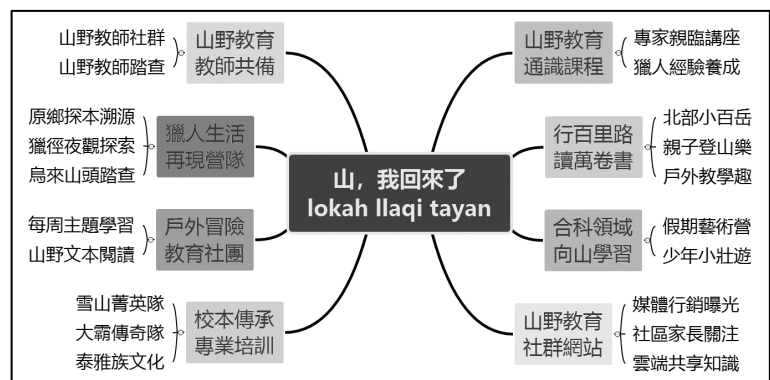


圖 13 烏來國民中小學「山，我回來了」課程架構概念圖



圖 14 本校師生登頂雪山主峰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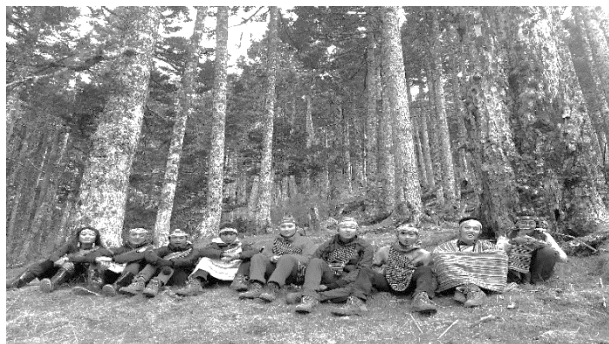


圖 15 學生穿著族服在祖先獵場中遙想古今



圖 16 跨領域教學登-基隆山彩繪環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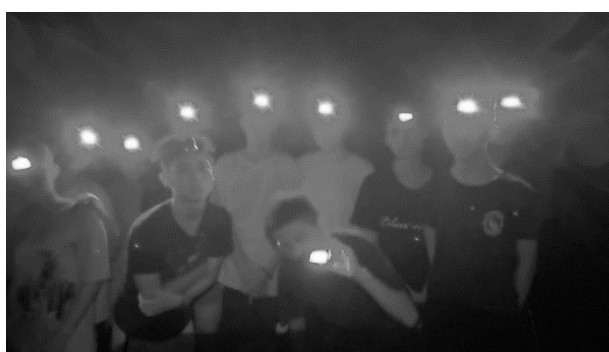


圖 17 泰雅族夜間獵徑狩獵體驗課程



圖 18 國中學生完成大崙頭山O型攀登



圖 19 探本溯源-尋找源頭的溯溪課程

### 三、原鄉山野-樂齡族群生命再創高峰

2016 年本校依教育部政策成立烏來區樂齡中心推動在地化的樂齡教育，在筆者的規劃下積極開設動態體能相關課程，其中律動健走與登山班的報名率與持續率一直是最高的班級。

#### (一)高齡化時代來臨

根據 2018 年烏來區公所統計，烏來地區 65 歲以上的銀髮族人數超過 700 人，若計入 55 歲以上人口，則將近 1000 人，占烏來區人口數的六分之一。因此，這群退休後的烏來長者如何重新與社會接軌，不受身體衰敗的影響再回到教育場所重新學習，便是我們思考的重點。在多數城市的校園或公園裡，我們經常會看到一群老人家聚集跳土風舞或是繞著公園或操場

健行散步，但此一現象在烏來地區完全看不到，銀髮族群的運動時間讓人擔憂。

## (二) 重回山林的懷抱

另一方面，無論是否為原住民身分，烏來長者們也是從小看著大山大溪長大的，山野環境應是他們最熟悉的一塊區域，然因大半輩子為生活奮鬥而無暇從事自小耳濡目染卻一直無法接近的山林活動，終於在退休後可以接觸，這樣的心境我們從很多的長者分享中聽見，而每一次登山途中看到一些鳥類花草，老人家都能說上一段故事及知識，讓人感到在樂齡推動山野教育的課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 (三) 回應山林的呼喚

烏來樂齡健走與登山班目前人數約有 20 人，從 2018 年起每周進行六小時的課程，以部落鄰近步道或產業道路進行健走訓練並導以戶外活動的經驗，同時逐步精進個人裝備及知識，並與烏來衛生所合作進行身體健康狀態及體適能評估，經過一年的時間，這群長者從喊累到逐漸走出興趣來。今年六月，登山班以一支平均年齡 66 歲的隊伍姿態一舉登上合歡主峰、合歡尖山、石門山、石門山北峰及哈哈山等山頭，七月登上台北第一高峰七星山，並相約未來還要一直健康地走下去。

## (四) 預期外的山林禮物

原本只想帶領樂齡族群從事登山活動以提升其體能、增加其面對環境風險及老化的抗力，但卻發現了如蝴蝶效應般帶來當初沒想到的好處。逐漸地，多年不爬山的成年人們開始談論登山、孫子輩的學生們看見阿公阿嬤努力登頂後像泰雅族百年前圍圈高聲歌唱的模樣，長者們的投入刺激他們更積極地學習登山課程，漸次形成了一股正向的流動力量，更棒的是，老人家們不再只是相約出國旅遊，而是開始相約走郊山，他們表示越來越喜歡讓自己的喘息與大山的空氣融合在一起了。



圖 20 平時以烏來區內林道作為訓練場地



圖 21 指導長者學習戶外炊事課程





圖 22 許多長者表示如願走上台灣高山



圖 23 經過兩年訓練終於登上台灣百岳

#### 四、人力資源整合運用

本校推動山野教育之初便思考到若僅靠外部人力，而校內沒有培育自己的師資，這樣的課程型態是走不久的，也失去從在地化進行課程的精神。因此，本校的山野教育師資來自四大面向，其分類如圖 24 所示：

##### (一)校外專業師資

以領有專長證照及實務經驗的戶外冒險及山野教育為主的專業師資群，如登山嚮導、溯溪教練等。

##### (二)社區文化師資

以富有泰雅山林文化及森林技能的泰雅族獵人或傳承師傅為主，能帶領學生更貼近原始祖靈文化的師資，如地方耆老、獵人協會師資等。

##### (三)跨校教育師資

本校因推動山野教育而與多校聯合辦理戶外冒險活動，因此集合了一群富有山野專業及體能的教師與教官群，因其教育背景與熱忱，能與孩子們對話並進行深入的陪伴與輔導。

##### (四)校內山野師資

本項人力資源為校內推動山野教育主力，校內自主成立山野教師社群，推動方向為規劃山野教師共備課程、鼓勵教師參與進修、凝聚校內教師共識等，匯聚成推動山野教育的力量。



圖 24 烏來國民中小學推動山野教育人力資源分類圖

## 肆、山野教育帶來的感動

### 一、學生內在逐漸改變

小玉(化名)來自一個社會局特別關注的原住民家庭，小玉在家裡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三，是唯一的女兒。由於家庭經濟及教育觀念的因素，從小三餐經常無法溫飽，體型比同年齡同學矮小許多，個性上也非常畏縮與逃避，在學校與部落總與男生混在一起，翹課與喝酒樣樣少不了她。

直到進入到國中，某次筆者詢問她，願不願意登上百岳看看自己祖先走過的高山，她猶豫了，但憑藉著一股對改變現狀的期待，小玉最後點頭答應了。她是個耐力很好的孩子，個子小小卻能完跑 10 公里，我相信她跟山是有緣的，2018 年帶著她上雪山，在武陵農場望著窗外風景，她說他們家從小到大，全家只出去玩過一次，她希望爸媽也能看見眼前美麗的風景。那次，她爬得很好，應該說，她一直都爬得很好，只有 38 公斤的身軀背負著五天四夜 16 公斤的重裝，一路都看得見她在學校看不到的笑容與展現出來的生命韌性。

2019 年問小玉要不要去七天六夜的南湖大山，她毫不猶豫地說要，在登山的過程，她問老師：「怎樣才能像筆者一樣可以帶別人爬山？」她深知自己的家庭無法給她太多的資源，對自己的生涯發展已經開始思考。目前這位孩子升上九年級，兩年內我們已經看見她的轉變，也看到她的自信逐漸長出來，甚至想到自己未來想從事與山野有關的工作。

### 二、家長認同真心回饋

2018 年我們帶著 8 位孩子回到祖先的古獵場-雪山，一位家長真性情的寫了一封信給孩子，並轉貼文字檔在我們的網頁上，在長達三個多月的訓練，她以母親的角色在旁邊支持，看著孩子吃苦、看著孩子成長、看著孩子平安歸來。這對我們的教育工作是莫大的鼓勵，表示我們的方向是對的，在家庭生活裡面，媽媽看到的比我們在學校所觀察到的還要深。文字內容經同意轉貼截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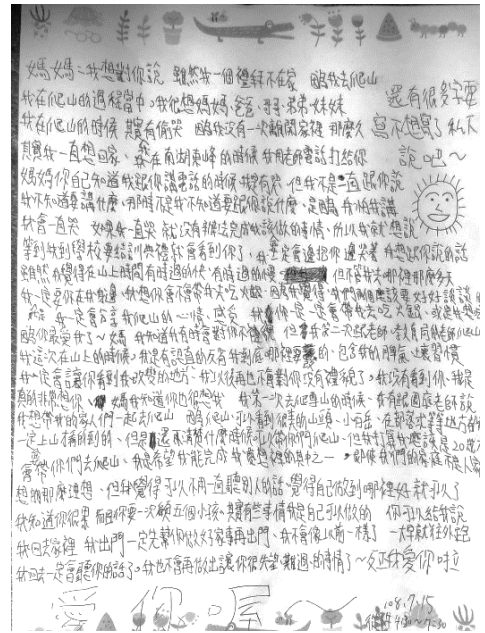


圖 25 小玉(化名)登頂南湖大山後給媽媽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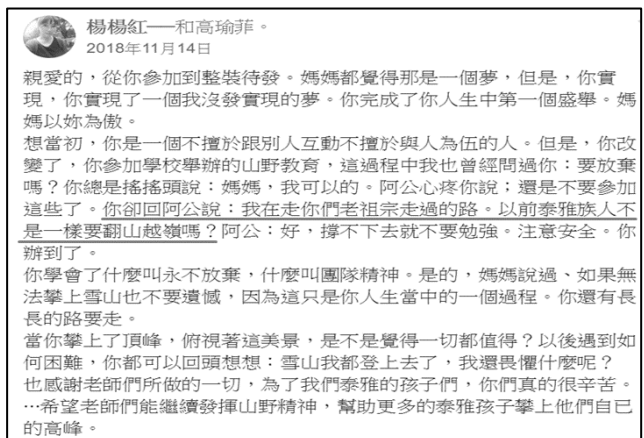


圖 26 家長給女兒完成雪山登頂的一封信

### 三、教師參與共識漸增

山野教育的推行並非要跟其他領域搶時數或是稀釋學生的學習重點，因此校園內不同領域教師的教育共識便非常重要。為了讓教師們能理解山野教育的內容，在週三下午教師進修時段及假期辦理教師社群共同學習，也帶領教師們實際從事登山活動，初期教師們仍有觀望的態度，但經過兩年的操作，教師的認同感也逐漸增加，並願意一起投入參與，這對山野教育的推動有正面積極的助益。

### 伍、課程省思與困境

#### 一、教育共識仍待建立

雖然 108 年十二年國教已將戶外教育納入課綱，但每年的教育會考讓學校疲於作成績分析報告及補救教學，升學主義及紙筆測驗方式仍遍及台灣 368 個鄉鎮市區，即使偏鄉也不例外。在筆者的學校更是充滿許多類型的補救教學，因此，如何適性揚才、因材施教，讓大地的知識與課本實際結合，如何調整教師教學思維、凝聚教育面最大共識，仍是發展戶外教育及山野教育最大的困難所在。

#### 二、教師人力持續培養

如前段文章所述，本校推行山野教育的人力資源有四大方向，而其中最能掌握學生動態與陪伴學生的，絕對是校內本身培育出來的教師人力系統，由於小校學生數少，教師也不多，因此本校透過非行政縱向的要求，改採教師橫向性的連結，共同發展興趣、積極辦理教師山野課程共備，以求更多校內教師的理解與投入。

#### 三、學習成效仍待觀察

由於泰雅族與溪流高山的淵源密不可分，而我們推動山野教育的初衷並不在於享樂或滿足登頂的驕傲，推動成效以及學生的未來發展才是重點。兩年期間，雖有零星感人的故事，但仍無法確定這是一個可長可久，能對學生及部落文化產生骨牌效應的影響關鍵，因此學生對山林的親近性及生涯影響還須長時間的觀察與評估。

### 陸、教育初心者的內省

回頭審視這幾年在烏來推動的山野教育，雖說翻轉教育已推行多年，但回歸到教育現場仍有諸多困難，即使在偏鄉學校仍非易事。所幸，本校在歷任校長的支持、原民文化屬性與山林之間密不可分的淵源，加上校園周圍環境盡是得天獨厚的山水條件下，配合 108 年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課綱中以全人教育的素養導向為目標，筆者認為山野教育這個系統，能夠完整的讓學生在身心靈與實際投入的執行上，有更具體的學習表現，也讓本校在推展山野教育的深度及廣度上，能夠快速連結教育願景並符合社區家長的期待。

雖然夢想很美、山頂很漂亮，但有時仍會問自己，當一個老師有需要這麼辛苦這麼累嗎？

我常用額外時間整理裝備、準備教材、規劃行程與風險評估，這些精神佔去了筆者大部分的私人時間。但是，也許價值觀只是存乎一念之間，我們也可以準時上下班，不需要常常整理裝備、提醒學生，更不用承擔各種戶外風險，學生也只要讀書與考試，上著日復一日的教室課程然後從烏來校園畢業，筆者認為這樣的生活不該是孩子們的生命經驗圖像，也不會是自己作為一個教育人的價值。

回歸教育面，還需要一點時間來檢視，我們帶給泰雅孩子們的是否是一顆種在心裡，未來可以發芽的種子？筆者在烏來服務 20 餘年，很少有烏來青年能夠靠山吃飯、靠溪過活，像是進入林務局或國家公園工作，或是登山溯溪等戶外活動相關行業，事實上，仍有非常多的烏來青年以打零工或非正職的工作型態維持生活，更遑論部分接觸毒品或是盜採樟木販賣的違法現象了。我們衷心祈禱，用這一股教育的力量，協助部落社區尋回一些反璞歸真的態度，找回一點為了族群命脈，開山闢地沿著山稜而走下去的泰雅精神。

## 引用文獻

1. 文崇一、蕭新煌，《烏來鄉志》，台北：台北縣烏來鄉公所，2000。
2. 林乙華，〈從高山學的教育實踐歷程中探究登山與社會的關係〉，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刊行】，2018。
3. 吳木崑，〈杜威經驗哲學對課程與教學之啟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40:1，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2011:09，頁 35-54。
4. 蘇黃詩涵，〈重啟對話：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學校「傳統」知識建構歷程〉，新竹縣：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刊行】，2017。